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
第十回 張天師興道滅僧 金碧峰南來救難

詩曰： 璠嶼琢就質堅剛，布命朝廷法制良。
寶盒深藏金縷鈿，硃砂新染玉文香。
宮中示信流千古，闕下頒榮遍四方。
卻憶卞和三獻後，到今如斗鎮家邦。

卻說萬歲爺看了這顆玉璽，龍顏大喜，只是印面上是個「九老仙都之印」六個字。萬歲爺道：「這玉璽委實是精，只不知朕可用得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陛下用得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朕富有四海內，貴為天子，用了這個『九老仙都之印』，朕卻不反又做了個道士也？」這句話兒雖是萬歲爺盤駁的，不至緊，天師心裡想道：「似這等說來，反為欺侮朝廷了。」嚇得他魂不附體，慌忙的五拜三叩頭，說道：「臣啟陛下，這顆印朝廷可用，只是玉璽可用，非是『九老仙都』之字可用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既是這個字不可用，去待怎麼處分它？」天師還不曾回話，只見那個姚太師又在御座左側說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這個字不可用，也在天師身上哩！」萬歲爺道：「這個字不可用，須在天師身上。」天師道：「臣有一計，伏望天裁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說來與朕聽著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印面上篆文，當原日也不過是個鑄刻的。這如今伏乞陛下傳出一道旨意，揀選天下良工，鑄刻上朝廷爺的字號，便是朝廷爺用的，有何不可！」萬歲爺道：「天師之言有理。」即時傳出一道旨意，著尚寶寺正堂錢某朝夕守護。又傳出一道旨意，著工部正堂馬尚書管理鑄刻。又傳出一道旨意，著文華殿掌中書事書舍人劉某篆與「奉天承運之寶」六個字。

你看旨意已到，誰敢有違？只見尚寶寺卿領了旨意，捧著這顆玉璽，朝夕不離；工部尚書領了旨意，即時發下了許多的文書，寫下了許多的牌票，就仰五城兩縣揀選碾玉匠人，眼同考校，精上要精，強上要強。每城限取五名，五五二〇五名；每縣限取五名，二五一〇名。拘齊火速赴部聽用毋違。不覺的五城兩縣帶領著一班兒碾玉的匠人來見，尚書道：「解官銷繳文書，各回本職，眾匠人叫上紀錄司取過紀錄簿來，把這些匠人的名姓逐一計開，以便有功者賞，有罪者罰，紀完發放街下俟候。」原來這個玉璽，不敢輕自碾動，又不敢發落。該房選在工部大堂上陳設了兩張公案，公案上紉因鋪錦繡，褥引芙蓉。又且關會欽天監，擇取吉日良辰，馬尚書朝衣朝冠，焚香拜告天地。拜告已畢，轉身又拜了玉璽，方自到尚寶寺，手裡請出璽來，安在個公案上因褥之上。眾匠人各各拜天禮地，燒紙拈香，方才走近前來。只見這顆璽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。欲待不動手，卻是聖旨不敢違拗；欲待動手來，這璽好怕人也。只聽得堂上一聲雲板響，尚書道：「辰時已到，眾匠人興工。」眾匠人只得動手，原來這些匠人不是胡亂的動手，先前分定了上、中、下三班。匠人九名三班，共三九二〇七名，餘八名，兩名添砂，兩名換水，兩名補空，兩名提點。周而復始，序次而行。每日間也不是時時刻刻用工。寅時匠人進衙，卯時還不動手；辰時興工，巳時又興工；午時正是磨洗，未時還磨，申時歇斷。一日間怎麼有這許多分派？原來寅、卯時日初出，太陽尚斜，辰、巳、未，太陽居頂，申牌時分，太陽西墜，故此一日之中，有用工時，有不敢用工時。

馬尚書心裡想道：「這個璽若是磨洗得工成，還有衣錦還鄉的日子；若是磨洗不成，卻不知怎麼是好哩！」眾匠人心裡想道：「磨洗這個璽，若有功果，羊酒花紅；若有疏虞，禍來不測。」一個個拎著腦袋兒在手裡，一個個掛著心膽兒在刀上。卻不覺的光陰迅速，時序催遷，轉眼就是三〇個日子。一個月日已周，工程圓滿。尚寶寺卿眼睜睜的看看這玉璽上「奉天承運之寶」六個字。馬尚書眼見的璽面上是「奉天承運之寶」六個字。兩家兒一同歡喜，叫過把總來，權插一對金花，權掛一匹大紅緞子；叫過眾匠人來，權且散些賞賜，俱待等聖旨看來，另行重重頒賞。

尚寶寺仍舊捧了這顆玉璽，馬尚書逕到朝門外來復看旨意。只見五更三點，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傳宣的道：「文武班齊麼？」押班的官出班奏道：「文官不少，武將無差，班已齊整了。」傳宣的道：「各官有事的引奏，無事的退班。」道猶未了，黃門官說道：「現有工部馬尚書聽宣。」聖旨道：「宣進朝來。」三宣兩召，宣至金鑾。馬尚書五拜三叩頭，三呼萬歲。聖旨道：「煩卿開工，用工何如？」馬尚書道：「萬歲爺的洪福齊天，開璽的工程已經完備。」聖旨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馬尚書道：「現在午門，請旨定奪。」聖旨道：「宣璽進朝。」尚寶寺聽知宣璽進朝，雙手舉起，奉與禮部尚書。禮部尚書接著，奉與掌朝閣老。掌朝閣老接著，奉與司禮監太監。司禮監太監獻上龍顏。龍顏見之，果是「奉天承運之寶」的篆文。聖旨道：「著司禮監將璽用紙上我看著。」秉筆的太監慌忙裡刷上硃砂，司箋的太監慌忙裡展開繭素，一連用上兩三顆璽。聖旨掀開看時，原來又是「九老仙都之印」的篆文。聖旨已自有三分不寬快了，故此不宣尚寶寺，止是傳出一道旨意，宣工部尚書，另行開洗。

馬尚書領著這顆玉璽，轉到本衙，悲悲切切，兩淚雙拋，心裡想道：「空負了我〇載螢窗之苦，官居二品之尊，今日斷送在這個璽上。」沒奈何，只得喚過該房來，寫了飛票，用了印信，仍舊拘到原舊的碾玉匠人。這些匠人聽知這段事故，也都哭哭啼啼，怕遭刑憲。卻又官差不自由，只得前來，分班的仍舊分班，添砂換水的仍舊添砂換水，補空提點的仍舊補空提點。每日間寅時進衙，仍舊進衙；卯時不動手，仍舊不動手；辰時興工，仍舊興工；巳時又興，仍舊又興；午時磨洗，仍舊磨洗；未時還磨，仍舊還磨；申時歇斷，仍舊歇斷。今番比著前番做的更加燒辣些，故此不及一個月日，已經完備了。馬尚書仔細看來，明明的是「奉天承運之寶」六個字，卻又進朝復命。

只見萬歲爺在謹身殿議事，馬尚書心忙意急，投謹身殿而來。黃門官道：「工部尚書在殿外聽宣。」聖旨道：「宣他進來。」尚書也不待三宣兩召，逕自進來。聖旨道：「卿來何事，這等促迫？」尚書道：「開璽工完，特來復命。」聖旨道：「璽在何處？」尚書道：「璽在門外聽宣。」聖旨道：「宣璽進來。」即時宣進玉璽，到於謹身殿內。龍顏觀看之時，委是「奉天承運之寶」六個字，忙刷硃砂印在紙上，掀起看來，依舊又是「九老仙都之印。」聖旨已自有七分不快了，又宣工部尚書領出去重造。尚書仍舊點起匠人，匠人仍舊用工開洗，尚書挨著這個二品的官，眾匠人挨著這個一條的命。尚書道：「今番要把舊字洗得清，卻才新字開得明。」眾匠人都說道：「理會得了。」舊字洗得清，新字開得明。只說著「洗得清」三個字，就把個璽洗薄了一半，豈又有不清之理？只說著「開得明」三個字，卻在那新半個上鑄刻了字，又豈有不明之理？分分明明是個「奉天承運之寶」。不覺的工程又滿，明日五更宮裡升殿，尚書進上璽來，忙刷硃砂，印在紙上，掀起看時，仍復又是「九老仙都之印。」萬歲爺一時間怒髮雷轟，威摧山嶽，舉了此印，望九間殿丹墀之下只是一擲，罵說道：「縱是能者，不過草仙而已，怎敢戲弄朝廷！」即時傳出一道旨意，宣上錦衣衛掌印的堂官，到於午門之外，押將玉印，重責四〇御棍，永不敘用。錦衣衛都指揮領了聖旨，喝令校尉五棍一換，四〇御棍，換了八個校尉，把個玉璽打得一命歸泉，不中重用。怎麼一個璽叫做一命歸泉，不中重用？原來這塊玉璽是個活的，夜食四兩硃砂，一印千張紙。自從打了四〇御棍之後，不食硃砂，一印只是一張紙，卻不是個一命歸泉，不中重用？到如今這顆印，還是茅山侍奉靈官收管。

卻說萬歲爺撤座，文武百官散班。正是：
青天白日，撞著一個顯歹子，莫道無神也有神。

到了半夜二更，三茅祖師見說打了他的玉璽四〇御棍，兄弟們心懷忿恨，一個人一拳，一個人一腳，把個華陽洞踹沉了。當原先這個華陽洞，洞裡坐得百〇個多人，丹灶丹鼎、石牀石凳，各樣的奇異物件，不計其數。只因三位祖師踹沉了，故此這如今只留得一個洞口在了。這三位祖師踹沉一個華陽洞不至緊，即時間駕起祥雲，霞光萬道，竟奔金陵建康府而來，實在有個不良之意。只見萬歲爺正在乾清宮龍牀之上鼾鼾的熟睡，頭頂上現出真身，三茅祖師才知道萬歲爺是玉虛師相玄天大帝臨凡。原來玄武爺比著三茅祖師還大幾級，不是個對頭。好三茅祖師，知己知彼，袖手而歸。不覺的金雞三唱，曙色朦朧，宮裡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正

是：鐘傳紫禁才應徹，漏報仙闈儼已開。雙闕薄煙籠菡萏，九成初日照蓬萊。朝時但向丹墀拜，仗下應從紫殿回。聖道逍遙更何事，願將巴曲贊康哉！

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，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聖旨一道，特宣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范領道事張真人見朝。天師見了旨意，忙來朝謁，五拜三叩頭，三呼萬歲。萬歲爺道：「昨日三茅山的印，已經打了四□御棍，不中用了，卿府的璽，又在兜率天清虛府，不能用了。朕到今日，還把那個璽來用？」天師道：「陛下用的還是傳國璽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依卿說起來，傳國璽又去得遠哩！」天師道：「西番路途遙遠，險隘崎嶇，一時往來不便。」萬歲爺道：「須得一員能達的官，往西番去走一遭。」天師還不曾回覆，姚太師站在御座左側說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須就著在張真人身上要也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張真人，這璽卻在你身上要也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姚太師，我和他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他苦苦的計較我們，忒來得緊了。我怎麼也設一個計較，也還一個禮兒。」好個天師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：「姚太師他本是個僧家，我今日就在這個取璽上，要滅了他的僧家，教他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他日噬臍，悔之無及。」因是萬歲爺著他要璽，他就回覆道：「臣有一計，要這個傳國璽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擊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卿有何計，說來與朕聽著。」天師道：「臣有一事，依臣所奏，然後才敢獻上計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依卿所奏，欽此欽遵。」天師道：「陛下要用取璽之計，先將南北兩京一□三省庵廟禪林裡的和尚一齊滅了，方才臣有一計，前往西洋取其國璽，手到璽來。」萬歲爺只是取璽的心勝，便自准依所奏，即時傳出一道旨意，盡滅佛門。該禮部知道。禮部移文關會兩京□三省，曉諭天下僧人，無論地方遠近，以關文到日為制，俱限七日之內下山還俗。七日以外未下山者，發口外為民；七日以外不下山者，以違背聖旨論，俗家全家處斬。四鄰通同，不行舉首者，發邊遠充軍。

自古道：「近火者先焦」。這個金陵建康府近在輦轂之下，禮部發下了告示，五城兵馬司追銷。天下名山僧占多，南朝有四百八□座寺，無萬的僧人，龍蛇混雜，一例兒都要攆他下山。況兼聖旨的事重，又豈可容情得的？眾僧人哪一個敢執拗，只得收拾行囊包裹，一個個高肩擔兒挑著，哭哭啼啼。也有師父哭徒弟的，也有徒弟哭師父的；也有師公哭徒弟的，也有徒弟哭師公的；也有師父、師公哭著別個房頭徒弟、徒孫的，也有徒弟、徒孫哭著別個房頭師父、師公的；也有張和尚帽子，李和尚戴了去的；也有李和尚的驢，張和尚騎了去的；也有到私窠子家裡無限別離情的，也有到尼姑庵裡去抱娃娃的。正是：「削髮又犯法，離家又到家」；「袖拂白雲歸洞口，杖挑明月浪天涯。可憐樹頂新巢鶴，辜負籬邊舊種花。」

卻說這些僧人下山出乎無奈，哪一個不致怨一聲？人多怨多，卻就驚動了五臺山清涼寺裡的那一位講典的碧峰長老。長老正在升座玄談，信風到了，長老便知其情，心裡想道：「摩訶僧祇果真有此厄會，我若不行，佛門永不得興起。我原日為甚麼來住世也？」即時按住經典，吩咐提科的殿主上來：「你可對眾僧人說，好好的看守祈場，我往南京去走一遭來。」只見左善世、右善世、左闡教、右闡教、左講經、右講經、左覺義、右覺義、正提科、副提科、正住持、副住持、正僧會、副僧會、正僧科、副僧科、正僧綱、副僧綱、正僧紀、副僧紀，個個說道：「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，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，永不蹉地獄之門，怎麼今日要去？」又只見一切比丘僧，一切比丘尼，一切優婆塞，一切優婆夷，四眾人等，人人說道：「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，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，永不蹉地獄之門，怎麼今日要去？」又只見徒弟非幻、徒孫雲谷也說道：「走千家不如坐一家，怎麼又向南京去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你們不須掛牽，我快去快來也。」眾人說道：「老爺此去幾時來？」長老道：「往還只好兩三個日子。」怎麼五臺山走到南京，往還只要兩三個日子？原來碧峰長老是個古佛臨凡，金光起處便行，金光按下便住，故此與凡人不同。眾人說道：「老爺若去，弟子們度日如年，兩三日也難捱了。」長老終是去的心勝，更不打話。你看他頭戴著圓帽，身穿著染色直裰，腰繫著黃絲細縑，腳踏著暑襪禪鞋，肩擔著九環錫杖，金光起處，便早已離了五臺山，頃刻裡就到了南京上清河。舉頭一望，好個南京，真個是龍蟠虎踞，帝王之都。有一曲《帝京瞻望詞》為證，詞曰：

漢室金陵吳建業，盤困百里帝王國。三山二水壯皇圖，虎龍蟠旺地脈。鍾陵佳氣鬱蔥蔥，萬歲高呼遺劍弓。紫霧寒浮山月曉，紅雲晴挾大明東。巍峨闕殿隱靈谷，星列辰分環輦轂。天上清虛廣寒宮，人間玉藻瓊枝屋。閱江樓下撫紅泉，鶴鳥臺上眺青天。分服不殊周鎬洛，授時猶守舜璣璇。主家戚裡連朱戶，執戟三千食帝祿。長楊校獵疾飛雲，熊館驅馳如破竹。鐘鼓堂皇肅未央，嚴更蹕道儼周行。帶礪共盟千古石，金甌永稱萬年觴。此時天子尊文教，求賢直下金門詔。草茅願策治安書，葵曝敢揮清平調。石渠天祿宛蓬瀛，經筵御日對承明。作賦未能遭拘監，注書甘自老虞卿。吁嗟！世人嗜竿不嗜瑟，真價繽紛誰鑒別？安貧獨有子雲賢，寂寞玄成聊自適。世事滄浮似轉丸，由來先達笑彈冠。咫尺君門遠萬里，令人惆悵五雲端。

又有《獅子山》、《清涼寺》二律詩為證：

萬仞巔崖俯大江，天開此險世無雙。
符堅小兒堪遺笑，魏武雄心入挫降。
一統輿圖新氣象，六朝形勝舊名邦。
題詩未覺登臨晚，笑折黃花滿酒缸。
不用芒鞋竹杖扳，肩輿直到翠微間。
生逢王氣千年地，秀拔金蓮一座山。
佛殿倚空臨上界，僧房習靜隔塵寰。
傳杯暫借伊周手，且放經綸半日閒。
卻說長老到了南京上清河，按下金光，竟投雙廟兒落下。

此時已自三更天矣。正是：
靜夜有清光，閒堂仍獨息。
念身幸無恨，志氣方自得。
樂哉何所憂，所憂非我力。

卻說三更天氣，長老已自到了上清河雙廟兒落下。這個廟裡雖有幾個神道，他看見長老金光萬道，曉得他不是個巧主兒，都各自自去了。長老進了廟門，坐在他供案之上。只見一陣風過，好風呀：

無蹤無影透人懷，四季能吹萬物開。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刮將一位神道進來了。這位神道怎麼樣打扮？只見他戴著漢巾，披著綠錦，玉帶橫腰，青龍刀凜凜。長老道：「是何聖賢？」那神說道：「佛弟子是□八位護教伽藍。」長老道：「原來是玉泉山顯聖的關將。」那神說道：「便是。」長老道：「請回本位，不敢有勞。」這一位神道去了。又只見一陣風過，好風呀：

有聲無影遍天涯，庭院朱簾日自斜。
夜月江城傳戍鼓，夕陽關塞遞胡笳。

風過處，又刮將許多神道進來了。長老道：「來者何神？各通名姓。」只見這些神道各人自通名姓，原來一個是日遊神，一個是夜遊神，一個是增福神，一個是掠福神，一個是糾察神，一個是虛空過往神，又有五個是五方揭諦神。長老道：「諸神各回本位，不必相勞。」這些神道各自散了。又只見一陣風過，好風呀：

無影無蹤一氣回，花心柳眼亂吹開。
分明昨晚西樓上，斜拽笙歌入耳來。

風過處，又刮將一位神道來也。這位神道又怎麼打扮？只見他頭戴皂襖頭，身穿大紅袍，腰繫黃金帶，手拿象牙笏板當張刀。

且自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傅粉的臉，三分的髭鬚。見了長老，繞佛三匝，叩齒通虔。長老道：「是何神聖？」那神說道：「小神是南京城裡斬妖縛邪護呵真命皇帝御駕的便是。」長老道：「你護呵哪個真命皇帝來？」那神說道：「大凡真命皇帝下界，百神護呵。小神是保護洪武爺御駕的便是。」長老道：「現在哪裡管事？」那神說道：「小神現今在裡□三、外□八，把守江東門的便是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曾斬甚麼妖，縛甚麼邪？」那神說道：「自從胡元入主中國，乾坤顛倒，妖邪極多，精怪無數。及至洪武爺下界，小神護呵斬縛，這些妖怪方才遠走他方，這地方方才寧靜。」長老道：「有何憑據？」那神說道：「有一個三山街賣藥的賀道人為證。」長老道：「怎麼賀道人為證？」那神說道：「賀家是南京城裡一個古蹟人家，是漢末三分時候住起的。那賣藥的道人也有幾分靈性，日裡醫人，夜來醫鬼。有一個精怪時常來到賀道人的家裡取藥，走動了約有三五□年。忽一日五更三點，哭啼啼的來辭賀道人，說道：『業師，業師，我今番再不來取藥了。』賀道人說道：『仙家，你為何發出此言？』那精怪說道：『自今洪武爺治世，按上界婁金天星，玉皇有旨，差各城隍各門把守。我們邪不能勝正，怎麼又敢進門來也？』呼的一聲風響，這個精怪就去了。這卻不是小神斬妖縛邪的憑據麼？」長老道：「原來你是個城隍菩薩哩！」那神說道：「便是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城隍，請通名姓。」城隍說道：「小神姓紀名信。」長老道：「天下都是你一個人麼？」城隍道：「不但這個江東門，天下城隍都姓紀。不但天下，就是海外東洋西戎，南蠻北狄，萬國九洲，普天下的廟宇城隍都要姓紀。」

這話兒還不曾說得了，只見眼前又有一個神道，也頭戴的皂襪頭，也身穿的大紅袍，也腰繫的黃金帶，也手裡拿的象牙笏板當張刀，高聲說道：「少說些哩！」城隍說道：「怎麼少說些？」那神說道：「你說天下城隍都姓紀，海外城隍都姓紀哩！」城隍說道：「卻不是天下城隍都姓紀，海外城隍都姓紀怎麼？」那神說道：「且莫講天下，且莫提海外，只怕咫尺之間就有一個城隍不姓紀哩！」城隍菩薩大怒，說道：「你甚麼人？敢學我們裝來，敢來搶白我們說話？也罷，你說出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，便自甘休；若說不出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，我教你吃我的象牙板這一虧。」那神說道：「你這等性如火爆。常言道『有理不在高聲』，還有這個佛菩薩做個證明功德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兩家也不要傷了和氣，各人說出各人的話來，自有公道在那裡。」城隍說道：「少敘閒談，你只說出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來，便罷。」那神說道：「我問你，應天府管幾縣哩？」城隍道：「管七縣。」那神說道：「七縣中間可有個溧水縣麼？」城隍道：「有個溧水縣。」那神說道：「溧水縣城隍姓甚麼哩？」城隍道：「都是我姓紀的。」那神道：「卻不姓紀。」城隍道：「姓紀。」那神說道：「不姓紀。」兩家兒都不認輸。長老道：「難憑你兩家硬證，你們說姓紀的，說出一個姓紀的緣由來；說不姓紀的，也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。」

卻不知溧水縣的城隍果真是姓紀，果真是姓紀；不知這個城隍說出個甚麼姓紀的緣由來，又不知那一位神道說出個甚麼不姓紀的緣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